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七回 鬧禪林僕人仗義 開聖教大眾歸心

話說李杜二人尚未早起，忽聽外面打門，不知何事。僕人李忠聽見打門，便出來開門。剛將門拴抽下，外面多少人一齊擁入，皆高聲道：「抓出姓李的那個小子來。」李忠道：「甚麼事？甚麼事？」那些人亂道：「皆亂道人也。不必分說，抓去！」李忠道：「抓那個姓李的？」那些人又亂道：「他叫甚麼李金華。」李忠看事不巧，便道：「那就是吾，你們要做甚麼？」見義必為，毫無恐懼。內中有人答道：「既然是你，也跑不了你，先與你講個理兒。」懂的麼。後面忽閃出一個人來，挽著絃音各縫音搭糾子，捋著腔音各膊音波，高聲喝道：「那裡有閒工夫與他講理，給他個先打後問！」說罷，抓住李忠按倒在地，這一下，那一下，打個不了。正打中間，忽又閃出一人道：「不必打了，不必打了，問問他是個甚麼東西？敢亂言罵人。」前所論，此乃名正言順，豈是罵人。這才撒開李忠。李忠那裡擔得這個，雖然未死，也就不能動了。替主被傷，其身不動，其心更不動。那些人還著腳踢著他道：「滾起來。你可再說呀！」

李金華在屋中聽見，也不知是甚麼事，雖然李忠替他應承，他也不能收無事的，慌忙起來，到了院中。雖然問那些人話，那些人只管打李忠，何從聽得他說話。直等到不打了，才聽見有人問他們：「為的甚麼事？」內中一人答道：「只因昨日晚晌，這莊裡馬金二位先生，上這裡來，與這個小子說話，不料他言語之間，將唸書的人作踐了個不用題。他二位全是老實人，竟是聽著他說，直等到回去，馬先生合他兒子說了一遍，他兒子便有點氣，馬先生還說是好話，真令人可笑。他兒子聽他一一說完，即出來叫開吾的門，與吾一說，吾才同他找這些人，與這個小子算帳。你是甚麼人？問此作甚？」

李金華聽畢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就是了。人也打了，氣也出了，有話可漫漫說罷。」度量雖大，也是不吃眼前虧。」那些人道：「我們就是為此，別無可說，叫起他來說罷。」李金華道：「眾位既然說李金華言語不週，到底可知他說些甚麼？」內中一人答道：「他說為學之人，不解為學之事，鬧的不孝不悌，以至不忠不信，無禮無義，便是無廉無恥。八個字，人們全都不記得，這不是活活的罵人麼？」你還怕罵麼。李金華道：「眾位這不是拿著個尿盆子向自己頭上戴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李金華道：「眾位既然給為學的出氣，眾位必然是為學的人了？既然是為學的人，萬不可不孝不悌，不忠不信，無禮無義，無廉無恥，既然不可不孝不悌，不忠不信，無禮無義，無廉無恥，又何必生這歪脖子氣？若是生氣，便是不孝不悌，不忠不信，無禮無義，無廉無恥的人。這便是揭他的禿瘡疙疹。眾位固然是不孝不悌，不忠不信，無禮無義，無廉無恥的人，這豈不是拿著尿盆子，往自己頭上戴麼？」議論風生，眾口駁倒。那些人聽見此話，大眼看小眼，竟是一言不贊。

李金華道：「眾位中必有馬先生之子，即請出來，吾有一言相勸。」內中一人，拉出一人來，不願見人麼。向李金華道：「這就是那馬先生的兒子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少兒台不必煩惱，吾有幾句話，可願意聽否？」那人也不答言。李金華道：「吾說這話，少兒莫怪。你父親向你說的，他既然說是好話，你就該遵著行去，才是孝子。你不問是非，反來找吾，吾便是李金華，你們打的那是吾的僕人。你們可將心定一定，到底想想，該呀不該？」

「那書上說的明白，君子有三戒，有戒之在門一言。妙在不直斥其非。君子有三畏，有畏聖人之言一句。吾雖非聖人，吾所說實聖人之話。況上面又有幾章，更當遵行。吾前所講，乃是《論語》前四章，後道千乘之國章，那是治己方能治國話。這五章恐人不能深懂，所以第六章，乃曰：『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泛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』這一章是令為學者次序行去。學莫先於孝，故先教之以孝，這個孝字，是為學者萬不可缺的事。萬化造端，士責攸賴。況這個孝，是為子之心，並非外來的。人性本善，孝從心生。若是不知孝，便是沒了心了。人若無心，誠禽獸有所不知。烏鴉反哺，羊羔跪乳，物尚有心，人何昧本。如問怎樣行孝？須將父母愛我之心，反而加之父母。如不知父母怎樣愛我，須想我有兒女，我怎樣愛他。在這愛中添上一番恭敬謹慎心，便是孝思不匱。言簡意賅。至於這個弟字，較著孝字似乎難行。若以誠心行去，亦甚不難。如與己之兄長，須想我不敬，我父母必有所不欲，不但不悌，反成不孝。或與我之伯叔更當易父也。就是父母不欲你敬他，還須拿為兄弟之心，徐徐勸解父母，必令父母如意，依然敬他。如此行走，不但成全弟道，亦並成全父母之仁。既為盡弟，更為盡孝。」

「至於親戚朋友之長於我者，亦須以長我之心掛在心頭。人長於我。必有長於我者之德，豈可輕視？然我並非敬他，實敬其德耳。如謂其無德，我就該遠他，更不可得罪他。其次再加之以謹，謹之中更能信。如果不信，則謹便非真。謹既非真，便是巧言令色之流。再者人皆說是父兄之教不當，反給父兄落些怨言，則孝弟亦因之俱廢。如此則謹而信，更要緊的很，下邊所說之泛愛眾，是教為弟子者自成其仁恐其不能，又須常常親近仁者。至於文之一事，雖不可不學，亦須待其餘力。下章之賢賢易色，非親仁者不能。事父母能竭其力，非人則孝者不能。事君能致其身，非出則弟者不能。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非謹而信，泛愛眾者不能。故子夏謂其為學中人。其見為學中人者，非見其行之皆當，而有文之可觀麼。下章又緊緊贅上不重不威等語，是誠教人不可過於文，苟過於文，其學必不堅固。所以又叮嚀教人以忠信為主，以益友為尊。如此為學，亦難免無過，只要速改，眾位如此實過於過，還須速速改了。書上說了這三章，又緊緊贅上慎終追遠，無非還是教人盡孝之意。若能盡得孝字，到了慎終追遠地步，自然去治國的時候，而民德萬無不歸厚之理。」你們曾聽見這一講否？從孝字貫徹到此，聯絡串珠，一一發明，學者閱此，當細心體會焉。

「眾位千萬莫怪，若是怪著，可就成些怪人了。怪人甚於妖怪，中華國中，焉容此物。況且吾也吃不起這場打，幸而沒將李忠打死，若是打死，這場人命官事，可就要連累你們了。到那時受刑不禁，以至喪命，將父母遺體毀傷了還是小事，如無兄弟子嗣，豈不絕了祖宗香煙麼？不孝之罪，到此已極。是與不是眾位想想。」正說中間，從外面來了幾個人，跑的直是上喘，不知為甚？下回再明。

注解：

聖學莫先於教孝，惟孝可以端始基。聖學莫重於行孝，惟孝可以繼聖統。聖人以孝弟等事教弟子。曾子獨得真傳，首著孝經一部者職是故也，乃孔門以孝弟為急務。而今也以倫常為閒情，只求文字之工拙，不顧實行之缺欠。憫世者有見於此，故不惜詞費，融會貫通，創新解以濟聖教之窮，揭真諦以救氣數之偏。並非迫人以難能，自可希賢而希聖世之業儒者。何弗取此章。而三復之也耶。

理注：

話說，杜李二人，是入定未出，忽聽有人打門，卻是外塵來擾。李忠者，慧也。李忠挨打，原是理欲相交，定乃慧之主也。李金華焉能得安？略定定再說。是定能治亂，定乃體也，慧是用也。所以馬元龍，又來到將眾人趕散，是用意將群魅打退，拉住他兒子，與李金華陪罪，是除邪崇正矣。

偈雲：

外客群邪起，衝動內裡功。